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七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閣

道德經釋略卷三

陳韶鳳校正

第二十章

鄭淙命梓

絕學無憂。

林子曰。夫絕學者。非以絕學也。而老子之學。爲道以爲學也。然而絕學能無憂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言悅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昔者宋儒之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卽凡天下

之物亦且求之以至乎其極。夫天下之物何其衆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豈其能求之以至其極邪。設或有一物之不知也。能無耻乎。耻之而能無憂乎。若爲道則日損矣。抱一知常。知常則明。而性靈中炯。聖神文武自有不可測而知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視爲學之徒。日增聞見。其相去爲何如邪。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據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林子曰。唯之與阿。皆應聲也。而善惡之相

去。一何其遠。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豈獨一事爲然哉。夫人之所畏。我亦畏之。而人之所學。我獨不之學邪。而其所以不之學者何也。蓋以其與道相違背。而非我之所能學也。

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

林子曰。衆人之爲學也。荒兮其未央。而老子則一得永得。衆人之爲學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而老子則復歸嬰兒。衆人之爲學也。昭昭察察。外若有餘矣。而內遺道德。老子之爲道也。悶悶似鄙。外若獨遺矣。而內

餘道德。

老子億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爲彼世俗之學。以自取憂苦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而已矣。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林子曰。孔德者。上德也。上德不德。故曰惟道是從。

林子曰。夫道也者。豈其可得而容之哉。夫惟孔德。則始得而容之矣。而孔德之容。則皆從道中來爾。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然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然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母曰。恍惚窈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

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
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
此精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
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不差爽也。然此
皆德之容也。惟其德可得而容也。故其道
可得而容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當作一句讀。甫。美也。
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閱。
閱歷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
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成世。

林子曰。何以謂之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
此身去矣。而其所以名爲不去者。天地萬
物。皆有真常之性。至不變者在焉。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是乃老子之所謂長生。在於
久視者。炯炯而不滅也。夫誰得而知之。
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

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林子曰。曲其有不全乎。枉其有不直乎。窪其有不盈乎。敝其有不新乎。此皆物理之自然也。

少則得。多則惑。

林子曰。爲道日損。少其有不得乎。爲學日益。多其有不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林子曰。少莫少於一。少則得者。抱一以爲天下式也。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講義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林子曰。堯曰欽。孔子曰敬。所謂心在腔子。

衷者是也。尚書曰：以禮制心。余於是而知禮也者，敬而已矣。敬也者，欽而已矣。其曰抱一者，則堯之欽，湯之禮，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爲天下式者，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爲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釋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屢言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莊周所載：商丘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全邪。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曰希言。昔老子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爲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而爲口頭套子之資。爾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然之道也。而况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老子億。飄風驟雨。乃風雨之異常者。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夫大如天地。一時氣亢。而風雨異其常度。且有承之者。制之而不能久。况人與人群者也。乃欲立異以出衆焉。則凡有血氣而有爭心者。其起而制之。寧肯待於終日邪。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

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林子曰。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同於清。濁者同於濁。動者同於動。靜者同於靜。夫既無清無濁。無動無靜矣。則亦何有於有道有德。而亦何有於失道失德也哉。若爲道者。而有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亦不可謂之道矣。惟其無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是人與道而爲一。方可謂之盡道。而爲有道之士也。

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道爲事。卽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相。則不惟道之本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不與者衆矣。至人不如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矣。和其光。

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無不同也。我既不
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
德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
得之也。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意。
然聖人所以致此者。無他。虛中無我。至誠
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一有不足。而徒
外立其德。以爲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鷗
鳥不下。而况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
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卽與後章善救人
不善者吾亦善之之類。前後互發。皆明一
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
識之。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跨。越也。贅。

行行之贅也。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爲仁義者。甚煦煦孳孳。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講義。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而復命。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况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殆。無可殆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

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

林子曰。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爲句。獨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爲句。豈不以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爲地也。天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爲天也。然人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或問道道。林子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

道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
已矣。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

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
出於地。是重爲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
如地。而羣動皆歸於地。是靜爲躁君也。王
者法地。居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水火風雷。凡天
下躁動之物。未有不收斂歸藏於地者。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
根。躁則失君。

古者車行。輜重在後。榮觀猶言壯觀奇觀。
燕安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轍跡車轍之跡也。瑕玉病也。瑕適有瑕可適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算以竹爲之。關鍵門關之鍵也。繩約繩以束之也。

老子億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蹈。未免有方。有方則有執。所以行。未免於有跡。言未免於有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是固善矣。而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

如鳥之飛空也。何轍跡之有。其言也。矢口而出。該括無遺。如風之吹萬也。何瑕適之有。付萬物於萬物。而萬物自理也。安用籌策。藏天下於天下。而天下自存也。安用關鍵。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也。安用繩約。斯固道之妙用。而始爲善之善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襲掩藏也。記曰。揜而充裘曰襲。襲明言藏。

其明而不露也。

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爲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林子曰。善人智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猶爲大迷。况不善人之未必智乎。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林子曰。此見聖人道德之教。至要而至妙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也。黑昏昧也。

榮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衆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

集解。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爲也。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露也。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恃也。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雌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

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
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殆
失其天命之初矣。

林子曰。君無爲也。故樸。而臣有爲也。故散
之而爲器矣。

林子曰。有所制則有不樸。無所制則無不
樸。制之於無所制者。大制也。故大制不割。
夫旣不割矣。則又安所損其樸乎。故聖人
直用此樸以爲官長已爾。官長者。天子乃
百官之長也。而其所以長百官者。夫何爲
哉。亦惟抱樸而已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
化。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又曰。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

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竝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決也。

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孫武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早已。謂不能久。三事。三農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入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可見矣。

新五金主器者出於青銅貴古所以良其
次子射東大盜漸奪木主主者出西大盜
人家多以悲哀或之輝翻以交斷或之
亦未可與古上米軍或古言以交斷或之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道德經釋略卷四

陸太經校正

第三十二章

鄭泓命梓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也。

林子曰。道常者。常道也。真常之道也。不謂

之無名。天地之始乎。無名故樸。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者。何也。以其至尊至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夫誰得而臣之乎。侯王若能守。守此樸也。守樸卽抱樸也。抱樸卽抱一也。抱一以爲天下式。而萬物有不賓乎。甘露有不降乎。百姓有不均乎。然而何以謂之始制有名。道常無名。而聖人則名之以樸。名之以小。不謂之名亦既有乎。名焉。既有而不知所止不可也。故知止也者。知其所止而止之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此知止之所以不殆也。又何以謂之江海。吾身之玄牝。吾身之江海也。天地之江海。天地之玄牝也。天地之川谷。不能舍天地之江海以他歸。而吾身之川谷。亦安能舍吾身之江海以他徠邪。夫吾身既有天地之江海矣。而獨無天地之川谷乎。而所謂川谷者。豈曰一身之小。而爲玄牝之川谷。是雖天地之大。亦皆吾身之川谷矣。故曰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林子曰。知人者易。自知者難。而能自知者。不謂之天下之大智乎。勝人者易。自勝者難。而能自勝者。不謂之天下之大勇乎。蓋天之所與我者。不薄也。若孔子之所以聖。老子之所以玄。釋迦之所以禪。而皆備於我矣。故自知者明。而明者明此也。自勝者強。而強者強此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林子曰。知性分之有餘裕。而無求於外也。知至道之在我。而必盡其功也。

不失其所者久。

林子曰。抱一能無離乎。守中而不失其所矣。

死而不亡者壽。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矣。而所謂不亡者。則固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

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爲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爲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爲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爲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爲大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常無欲。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故能下所欲而不踰矩。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林子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

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林子曰。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是謂大象。聖人之治天下也。執此大象而已矣。無爲而治。天下歸之。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歛。闔也。張。開也。微明者。指歛張弱強等語。言雖微而實明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執天道而做老子之詞曰。

將欲缺之。必固盈之。將欲昃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笑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林子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然也。何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利器也。若以剛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無日矣。

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者。必不然矣。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曰。真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惟其無爲也。故能無所不爲。下文遂言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之道。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林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者。以其守此無爲而無不爲之道也。王侯能守此無爲而無不爲之道。而萬物有不自化乎。既自化矣。作而興起矣。而聖人則鎮之以無名之樸。然無名之樸。亦非聖人之所欲也。殆將以無名之樸而竝忘之。欲無所欲。忘無所忘。不謂之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故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之所以能與道爲一。而無爲而無不爲也。有如此夫。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德不德。既曰不德矣。而曰有德者何也。何以謂之下德不失德。既曰不失德。而曰無德者何也。集解。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集解。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有爲爲之。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集解。上仁薰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怛。猶無所爲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集解。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之也。視仁義爲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

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
老子億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
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
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林子曰。何以謂之失道而後德。豈非行道
有得之謂德與。何以謂之失德而後仁。豈
非其無所得於德。而仁則著乎其外與。至
於仁不足焉。則托義之名以宜之。義不足
焉。則借禮之文以飾之。豈非其內無實德。
而仁則爲非仁之仁。義則爲非義之義。禮
則爲非禮之禮與。

林子曰。先道德而仁者仁也。不以仁而仁
者。無爲爲之。而至仁在我矣。先道德而義
者。義也。不以義而義者。無爲爲之。而至義
在我矣。先道德而禮者禮也。不以禮而禮
者。無爲爲之。而至禮在我矣。故不先道德

而仁之者。外其仁而仁也。不謂之失仁之本者。仁乎。而其仁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義之者。外其義而義也。不謂之失義之本者。義乎。而其義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禮之者。外其禮而禮也。不謂之失禮之本者。禮乎。而其禮不足稱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何以謂之禮。而曰忠信之薄也。豈非忠信之本之所當先。而禮之文之所當後與。故曰禮後乎。而朱子謂之禮以忠信為主。而禮以行之者。然禮之文。亦皆老子之所未嘗廢者。觀之禮記。槩可見矣。按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

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禮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王

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前識。何以謂之道之華。
何以謂之愚之始。故多學而識。是雖子貢
之穎悟。猶且不能免焉。故夫子非之。而曰
予一以貫之。老子億。莊子曰。去智與故。又
曰。無以故滅命。又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
而非其所以迹也。陳與故。皆前識之意。
集解。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
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
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
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寢遠。而爲德寢異矣。
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
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
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
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
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
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

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盖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强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隣嗜放達乎。多言數

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

如石。

發發洩也。蹙音歛。顛仆也。數計數之數。指與之衆材言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不二之一也。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也。若其可分之而二之也。卽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中庸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

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故形之氣之而物也。可得而二之者。以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也。太虛太空而無物也。不可得而二之者。以其無貴無賤。無高無下也。若或以賤而下之。豈不以其居之卑邪。而其致之之一也。其可得而賤之乎。其可得而下之乎。故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孟子曰。得乎丘民。則爲天子。此非其以賤爲本與。

材子曰。何以謂之致數。與無與。此言致致。曲之致。致爲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輿。而三十輻者。乃所以合衆材以成輿也。若或致而去之。不謂之與而無與邪。余於是而知下以基之。則能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爲侯王者亦可以反而觀之矣。又安可以王之貴而自貴。以石之賤而賤人也哉。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

集解。道之動。以復爲本。故反也者。道之所
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故弱也者。道
之所以爲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子曰。天而未始有天者。無也。由是而天。
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
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
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
而天地人之不能外也。如此。故極而本於
無極也。神而本於太虛也。一而本於未始
一也。

集解。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
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
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
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覩有者。今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子曰。衆人莫不學。而老子則曰絕學。衆人皆有爲。而老子則曰無爲。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昭昭。我獨若昏。知雄守雌。知榮守辱。如是等語。載之五千言。抑已多矣。則亦安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乎。或者以衆人名矣。而老子不爲名。衆人利矣。而老

子不爲利。此非其下士之所大笑與。林子曰。此乃名利中人。下士之下者也。道之一字。且不之知。亦豈能聞道而大笑之邪。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類。絲節也。偷。盜也。渝。變也。

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

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明道若昧。十數語。亦皆無爲而爲。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余於是而知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而道也者。其可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爲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

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子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卽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以貸言之也。

林子曰。下士大笑。豈能不與道相爲違背邪。而卒然激發道斯在我。而其所謂道者。特暫貸之以斯湏爾。苟能卽其斯湏之所暫貸者。勤而行之。亦且足以有成矣。故曰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間。間隙也。無間。無內也。

集解。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

之有益也。

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貪夫之所殉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

集解。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

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
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
也。

